

“消失在大同的那些曾经”之：

邮电大楼(二)

□ 任翔宇



我家的第一部电话是在这儿办的。起初大同的电话号码只有四位，接线也是人工接线，号码升到5位时开始引入程控设备，以前都长一个样的黑色或者红色拨盘式电话机开始被米色程控按键式电话机取代，上世纪八十年代个人可以申请装电话，但是过程曲折，不仅得有钱装，装一部电话大概在三五千块钱，还得靠一点运气，需要正好有空余的号码可以分配给你，在四五位电话号码的时候，机关单位驻同机构以及部分的领导私宅电话几乎是“恒久远永留存”的，几乎没有什么拆机空出号的可能，那就只能等扩容；好容易扩容有了号码，如果你家附近装电话的个人和单位特别多，对不起，这个号段暂没办法接纳新增用户，如果你家附近装电话的个人和单位特别少甚至没有，对不起，你得另加钱先从埋电线杆子开始把电话线从左近的号段分线盒引过来，几十米一根电线杆子，从线盒到家，每一米，都是钱。我家的第一部电话是2分局的，从“20”到“22”，从“22”到“24”，然后号码中间加“2”加“0”，5位号码生成6位，生成7位，后来，有线电话机，因为要装宽带网络才能跟着留在家里，再后来，当光纤代替了同轴电缆，光猫代替了调制解调器、ADSL，有线电话机和邮电大楼一样，消失了。

那个时候邮电局每年还出一本电话号簿，其实就是“电话黄页”，供单位个人查询用。在还没有意识到个人信息、住宅、电话号码的隐私时代里，家里装了电话，就会登载在这本号簿上。放寒暑假的时候，我们会翻着这本号簿找同学家长的名字，然后打过去约其实在学校都不怎么熟的同学出来一起玩儿，接通的那一刻，通常的开场白是：“猜猜我是谁”。

第一次拍电报也是在这里。五分钱一个字，刚好那时候开始学文言文，一封给武汉小伙伴发去的电报言简意赅意味深长，几毛钱的一张纸上，字字别有深意。

1989还是1990年来着，邮电大楼里有了传呼机业务，起初是数字机，别在皮带上一低头就能看见一连串数字，可能是电话号码，也可能是固定短语，就跟谍战剧式的，赶紧掏出个传呼台发的小本子来对照，呃呃，是“老地方见”。后来是汉字机，起初只有一种，但是后来无论怎

么更替，这一种都成为那一代心中的经典机型，摩托罗拉汉显，小板砖儿。紧跟着一两年，第一代大哥大也在这里开始发售，号段是“90”，正好和当时香港电影里的手机一模一样，最初的一百台都没见宣传就卖完了。一台模拟机，售价大概是三万八，每个月打不打都得五十块月租费，通话是双向收费，接打都是一分钟五毛，打长途另加，在外地接打另加漫游费，好像是一分钟六毛，即便是后来开售了“139”号段的数字通讯手机，这个资费都没怎么变，一直到新世纪开始升级2G、3G才慢慢静下来。

2002年电信分家，邮电大楼改成了网通大楼，我第一次从南边的大门进去从一楼到顶楼转个遍。再后来因为采访，因为互联网登记备案等等和数据局的业务联系又来来停了很多次，富有时代感的水磨石地板和楼梯扶手，古老的电梯，密集而杂乱的服务器机柜和排线，是邮电大楼在最后的时光里落寞样子。

2016年8月18日17时40分，邮电大楼钟表正式停摆。8月20日，邮电大楼进入拆迁阶段。9月25日，邮电大楼拆除完成。

邮电大楼唯一能证明自己曾经的物件，现在在平城记忆馆。在这里有座大钟，四面都有表盘，这座大钟正是红旗广场南侧邮电大楼的构件。

曾几何时，邮电大楼是比云冈石窟的露天大佛更上相的网红打卡地。无论它的北面是三刀耸立的凤凰雕塑，还是圆润滚滑的石球、立马端坐的赵武灵王雕像，邮电大楼顶端的大钟都帮你默默定格了那一一张张甜蜜的、腼腆的、欢乐的、冷峻的留影时刻。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上海世博会的时候，提过一个口号，叫，“城市让生活更美好”，邮电大楼仿佛就是这样，为城市而来，因城市而离去，后来的人未必、也不必知道西城墙脚下曾经有过什么，但是作为和邮电大楼有过过往的人们，不能忘记那些曾经。



稍竹巷最后的倔强

□ 任文阁



东街九龙壁东西处各有一条小巷，东面一条狭小南北巷可穿越到鼓楼东街，叫稍竹巷；西面一条弯曲绕过九龙壁背面拐成直角，也穿越到鼓楼东街，叫金泊仓巷。

两条小巷拆了，大片的空地上留下一株槐树、一栋窑洞式的二层小楼。晚春四月时，槐树枯黑的树枝，还没有吐出新芽；二层窑洞式的小楼，显着自己最后的倔强。

曾无数次流连这里，那株槐树只有在金泊仓巷的拐角处才能看得见树冠，树冠伸出墙头，高过低矮的屋沿，努着向上延伸。这株槐树根在稍竹巷的后院，枝头的光鲜却在金泊仓巷。

流连于此，源于童年时记忆。记忆仿佛尘封中魔盒，打开后在心头就难以挥去。

大约我在六七岁时，我的一位表叔住在稍竹巷，表叔供职于大同第三建筑工程公司，单位分了一处职工宿舍，就是稍竹巷8号院。稍竹巷8号院，院门东开，大门高大宽敞，可出入大马车，院中四周排房，中间是大片空地，很像旧时的车马大店。排房西面有处跨院，形成了两处院落。表叔家住一进院西排房，只有一间房，一进门顺山炕，炕占了大半个家。门口搭了简易棚子，盘了一口春灶。

那年，我随母亲进城去表叔家串门，大上午的进门，表叔、表婶就张罗着做饭。看着表婶用一把麻黄点燃引火，麻黄点燃后冒出白色的浓烟，散发出一股草木的香浓，再架柴加炭。我长在煤矿，煤矿点火多用桦皮，觉得用麻黄新鲜稀奇。

饭没到12点就吃完了，让我不习惯。后来才知道城里人休息天多吃两

顿饭。饭后，表叔带我和母亲去九龙电影院看电影。记得在稍竹巷不远处，人很多，簇拥着让人流推进了电影院，电影院里漆黑一片，屏幕晃动闪着亮光，有种憋闷窒息感。电影叫什么名字，演的是什么，都不记得了，只记得在母亲的怀中睡着了，醒来又让人簇拥着出来，出来看见光亮，觉得心里敞亮了许多。

表叔1976年搬离了稍竹巷，搬到了南城墙外的新胜里。但这次进城的经历，让我记住有这么一条小巷儿，巷中有处大院。

2008年，大同古城内大规模拆迁。我开始记录老城时，当再看到稍竹巷，和我40多年前看到的例子大相径庭。虽然环境和房屋都在变化，但我还是感觉这就是我小时候到过的稍竹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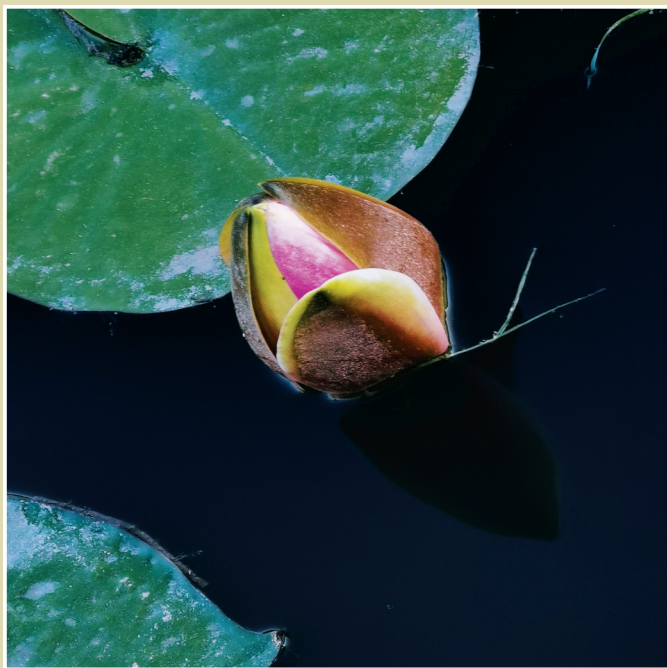
巷口南盖一座三层拐直角楼，中间有共用楼梯，楼下一片柴炭房。北口处就是这栋二层窑洞式拐直角楼，两座楼形成象形文的“突宝盖”。

和住户问询攀谈，说曾经的8号大院，说起表叔。住户多知道，因翻盖的这两座楼隶属于大同建筑第三建筑工程公司。楼房是上世纪70年代末拆平房起的两栋楼，依然分配给职工居住。

2008年拆迁时，先将巷中靠东平房拆除，拆后起墙，被划入鼓楼东街关帝庙中。后来，两栋楼“被拆迁”了10年没动静，期间有部分住户回迁。

2022年的春天，稍竹巷、金泊仓巷成为了平地。留下那株槐树，那栋窑洞式的二层楼。是留？还是拆？似乎都是一种让人伤感的画面。

随手拍大同



盛夏

李平 摄

